

直面灵魂的写作

——从《为了报仇写小说》看残雪的小说观

赵白云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残雪以极具个性的创作理念和表达方式构建起一座座小说迷宫,这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巨大困难。要揭开“残雪之谜”,解读和剖析残雪谈论自己小说创作的访谈录《为了报仇写小说》就显得必要而有意义,由此也可以看出残雪的小说观。

关键词:残雪;小说;灵魂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6-0088-05

引言

在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家群中,残雪以其独特的创作观念和别致的写作方式被称为“先锋中的先锋”。她自1985年发表处女作《黄泥街》以来,一些持有新型文学观念的评论者就试图通过各种理论或方法对她的作品进行解读和评论。如邓晓芒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力图从人性的角度解说,吴亮则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武器从文艺理论方面解读,戴锦华、陈思和、沙水等人也都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与众不同的阐释和评价。但面对这些权威人士的评论,残雪却声称他们并未真正进入她的内心世界和小说世界,而某些普通读者的零星半解在残雪看来,更纯属误读。由此,小说界“残雪之谜”现象诞生。

《为了报仇写小说》是一部关于残雪谈论自己小说创作观念和写作方式的访谈录,通过她的自我阐释和自我解读,或许能找到一条通往其小说迷宫的渠道。这正如戴锦华所言,“即使在‘作者已死’的20世纪文化语境中,作者的创作谈、自述传也仍具有参正文本的价值”。^[1]尽管残雪小说文本晦涩艰深,但它的出现并非文学偶然的产物,而是当时特定文学潮流和文化语境催生的产物,换用残雪的话

来说,是“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本身处于千疮百孔的垂危状态的产物”。^[2]

一、勇敢迈向灵魂的城堡

评论家沙水认为,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的重要区别是它将艺术视野转向内部,转向那个虚无幽冥的心灵王国。^[3]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残雪可谓第一次将小说的视角完全的“内转向”,将一般作家关注的外在社会和肤浅意识转向了“内在世界”。具体说来,残雪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将这种“内转向”之“内”分为两个层面来完成:一是对人,关注人的内心和灵魂;二是对小说本身,选取纯文学的创作道路。

在残雪看来,“‘纯’的文学用义无反顾地向内转的笔触将精神的层次一层又一层地描绘,牵引着人的感觉进入那玲珑剔透的结构,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的内核突进”。^[4]不难看出,残雪之所以选择纯文学创作道路,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剖析人性和探索人的灵魂。“我将我写的作品称为纯文学,这是我的领域,是我的内部精神得以成形的方”^[5]基于此,可以认定残雪小说是直面人的灵魂的写作,而残雪也自信地宣称自己是“一位真

收稿日期:2008-03-13

作者简介:赵白云(1979-),安徽巢湖人,黄山学院文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创作理论及文化研究。

正的灵魂写作者”。^{[2]06}

在《为了报仇写小说》的访谈录中,残雪一再宣称她所做的工作就是向内探索人的灵魂的工作,其作品关心的问题是人性。这种独特鲜明的创作主张和姿态始终贯穿于其小说创作过程中,残雪曾声明她不会改变也不想改变。尽管赵玫先生曾给予残雪小说高度评价,认为“残雪的深刻在于她以独有的对于世界对于生命的感知方式,暗示了人性中的极端黑暗的存在”,“残雪的意义在于她成功地运用了她自己感受生活和生命的方式”,但他同时也认为,“如果残雪的兴奋点不能尝试着有所转移,那于残雪的未来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2]07}对此,残雪以自己后期的小说创作实践予以了否定回答。如在《新生活》、《历程》、《重叠》和《长发的故事》等小说中,残雪非但没有停止对人物内心灵魂世界的探索,反而通过一些不可思议的、远离日常经验范畴的事情将人性挖掘得更深、更透。在残雪看来,“所谓灵魂世界就是精神世界,它与人的肉体 and 世俗形成对称的图像,这个精神领域开拓得越深便越具有普遍性。这种工作虽改变不了社会,但它却可以改变人,让人性变得高尚一点。”^{[2]08}也正基于此,残雪才会迷恋卡夫卡的作品。在残雪眼中,“全部卡夫卡的作品都是作者对自己内心灵魂不断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2]09}她由此将卡夫卡的《城堡》称作“灵魂的城堡”,完全突破和超越那些将城堡看作资本主义官僚机构的陈腐观点,认为城堡是人性的理想之所。

残雪认为,“如果你要改变世界,你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灵魂”。^{[2]10}而人要想改变、超越自己的灵魂,首先就得认识自己的灵魂。残雪将小说创作由外向内的转向,就意在表明这种“作品反而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每个人的灵魂的结构都是相似的”,^{[2]11}这就意味着发现自己实际上就是认识了所有人。长篇小说《突围表演》中有段话也表达了这种思想:

“一个人的事即是每一个他人的事,我们每天思考着,感受着的,都是他人所发生的大事情。……我们每个人看似狭隘,目光短浅,成天沉醉于个人的小世界。实际上我们都是有远大理想的志同道合者。我们的小世界就是外面大世界的缩影,个人的追求也即集体的共同追求,不但不相悖,反而相辅相成。”

可能正是基于这点,残雪说她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她个人人格分裂的结果,所有的人物形象无非都

是作者自己内心灵魂的各个不同层次而已。残雪小说这种独特的人物处理方式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残雪本人敏感倔强而又自恃甚高的个性大有关联。

残雪特殊个性的形成与其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残雪的童年生活并非阳光灿烂,而是充满恶梦般的恐惧和不安。父母都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自小与略带神经质的外祖母相依为命。这种成长环境造就了残雪非同一般的个性,而“这对我这种创作的影响当然是决定性的。我想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纯粹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大约同自己的个人生活有关。世俗生活的确是无法忍受的,必须有另一种生活,才能使表面的生活有意义。”^{[2]12}这里,所谓“另一种生活”即指借助于小说对人的灵魂世界进行探索。

二、艰辛勤探灵魂的城堡

当代小说家中,残雪是少见的集小说作者、小说中人物及小说评论者于一身的一位小说家。也许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特殊身份造就了残雪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个性化风格。这种个性化的突出特征即表现为残雪小说执着于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和人性的剖析。为逼近灵魂的城堡,为勘探出灵魂的城堡中的奥妙和神秘,残雪在小说创作中传达出一系列颇具残雪特色的创作主张和写作方式,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精心营构于现实基础之上的灵魂世界、以丑表美的独特审美之思和简单而又重复冗长的语言表达。

1. 精心营构于现实基础之上的灵魂世界

残雪在访谈录中多次表明她自小就想要否定已有的“现实”观念,与人们公认的世界作对,醉心于创造另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为此,她说:“我写的作品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创作行为,并不像‘伤痕文学’及大部分‘新潮文学’那样,简单地从那种‘现实’中取材”。^{[2]13}基于此,她否定了各种对其小说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性阐释,她明确表示:“我在创作时,将有政治性的、社会性的或者历史性的东西作为极为次要的问题处理,在后期的作品中完全抛弃了。我一直尽可能脱离那种‘现实’或者‘背景’,可以说是想从空无之中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2]14}但她同时也认识到,“我这个世界又与大家所公认所习惯的世界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样的世界当然

不是无缘无故就会产生的,它产生于日常自我的血污的体验,产生于灵魂的残暴的撕裂。敢于自戕的勇者,有可能闯进那个王国,残雪似的超然决不是对现实不感兴趣的那种超然,而是直接将产生于对现实的批判。”^[120]由此可见,残雪精心营构的灵魂世界并非是现实世界的简单投射,而主要是她主观臆造的超验世界,而这个超验世界又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

在这样一个充满人生荒诞感的幻想小说世界中,人物、情节完全是虚构的,有时候根本没有情节,而代之以贯通的人物情绪。“只写人在黑暗中摸索,相互之间贴近的感觉,没有情节,情节不重要,重要的是情绪的贯通”。^[126-67]因此,残雪小说中发生的事件一般缺乏前后因果联系,人物对话显得不合逻辑,在各种荒唐可笑的生活细节下面却隐埋着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惧、孤独、自我囚禁、窥视、猜疑、陷害、无以自由等,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残雪小说在着力表达一种人生的病态和生活的丑态。对此,残雪予以了坚决的否定。她要求读者的眼光应透过现象看到内面的本质,认为:“越是那些外表褴褛、猥琐、自我囚禁、猜疑、陷害、嫉恨的角色,越是表达着内在的诗性精神。如早期作品《苍老的浮云》中的虚汝华、更善无、母亲、麻老五等等,他们是麻木的肉体中永不安息的灵魂,即使肉体已是如此的惨不忍睹,精神依然在奇迹般的存活”。“正因为心中有光明,黑暗才成其为黑暗,正因为有天堂,才会有对地狱的刻骨体验,正因为充满了博爱,人才能在艺术的境界里超脱、升华”。^[124]从这个方面来看,“残雪实是一个天才作家,一个具有基督式的献身精神的作家。她的天才于献身精神都植根于女性被幽闭的经验,而抗拒幽闭又缺少逃离秩序的条件,则导致了精神的痉挛,替代为梦魇式的内心感受。”^{[16]57}

2.以丑表美的独特审美之美

在中国传统的审美眼光看来,残雪小说世界似乎展现的是一个丑恶肮脏的垃圾堆,无论人、物还是风景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异常的丑态:空中弥漫着刺鼻的死尸臭味;楼里面总有一股子茅厕的臭臊气;在太阳的日子里,烂鱼烂肉爬满了白色的小姐。《(黄泥街)》像脓疮一样患晚期梅毒的父亲,肥胖的、被糖尿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母亲。《(天窗)》虚汝华时刻感觉被自己的婆婆、父

母、邻居慕兰所窥视,以在屋里喷洒杀虫剂、吃酸黄瓜摆脱压抑,但不得安宁的心灵终使她得了萎缩症,更善无被岳父窥视、受麻老五欺负。据此,有人甚至认为:“残雪那阴暗、偏执的自我经验编织出的白日梦式的小说,只能成为先锋作家的坟墓。”^[7]

然而,残雪对此却表现出一种奇特的以丑表美的审美思维。在她看来,“所谓的美,正是从脏的土上长出来的花。最‘脏’的最黑暗的地方是最有生命力的,离开了,美就只能是苍白的!”“生命离不开脏,最脏的才是最有生命力的,被包含在生命内的人类精神必须同它的载体达成妥协,才有可能向那最美的境界飞升”;“人在现实中无论多么痛苦、恶心、发狂,那都是很有意义的,如同孕妇的感觉,她诞生的是美。”“美就是生命的形式(也包括其终极形式——死亡),去掉了一切矫饰的,从‘脏’当中诞生本身也很‘脏’的生命,不论多么扭曲、怪诞,甚至恐怖,它始终以自己纯净的形式感体现着人类精神的奇迹。”^[122]基于此,残雪要求读者读她的文本时“一定要破除传统的束缚,用一种辩证的、形而上的眼光来看待美与丑的对立与统一”,“在残雪的文本里,‘脏’是最基本、最原始、扑不灭、杀不尽的生命,有洁癖的中国人大都害怕生命的直接崭露,所以必然会感到‘不堪卒读’”,“我盼望着读者能看到文本后面那描述者的眼光,那是超凡脱俗的眼光。在这种眼光里,脏与纯净、丑与漂亮的界限消融,从中升华出美的意境,生命的最高意境。”^[127]

由此可见,残雪所谓的审“美”观实质上是审“丑”观,以事物表象的“丑”来传达事物生命内在本质的“美”,这种艺术审美思维在小说创作中不仅是独特的,更是独创的。正是在其影响下,许多先锋小说家,比如余华前期创作的审美之维就和她很近似,作品呈现出一种“暴力美学”的倾向。

3.简单而又重复冗长的语言表达

残雪坚持以探索人的灵魂为其小说创作的主旨,而灵魂世界的构建与存在却离不开她的语言世界。在残雪的小说世界中,语言似乎是一个永远难以摸索得到的“东西”。日本著名评论家近藤直子认为残雪是“文革”后较少把语言问题当作语言问题来写作的作家,描写政治性语言的可疑性、描写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日常语言的可疑性、描写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认为其小说语言从最初就具有高级语言的特征。

据残雪本人所言,她从开始创作时就想背叛已有的语言表现,认为要与周围世界对抗的天生的性格可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方面,因而想方设法创造自己的语言。“我的小说语言的组合既奇妙,词汇又少,任意地重复、冗长,这种与传统性的语言使用方法完全不同的风格,在中国文坛,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被接受”。^[205]这种奇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可能与她一直崇尚的潜意识写作密切相关。残雪一直坚持以理性来指导非理性写作,而这种非理性思维表现在语言方面即为小说人物的言语逻辑混乱,没有应有的过渡与连接,前言不搭后语,所说事物常常超出常规,十分怪异,读之令人费解。如在小说《公牛》中的夫妻对话,他们一个总是唠叨着玫瑰,一个则总是在说自己的牙齿,话题的错位如何形成巴赫金式的对话呢?《苍老的浮云》中的虚汝华的语言更是一种梦呓式的话语,她说:

“楮树上已经结果了,等果子一熟,你就会睡得很熟很熟,这话是你告诉我的。从前母亲老跟我说:别到雨里去,别打湿了鞋子。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打起小孩来把棍子都打断了。她身上老长疮,就因为她脾气大。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是睡得很熟很熟,一个梦也没做。”

显然这段话内部毫无逻辑可言,却充分体现出人物内心的紧张与焦虑。对于作家来说,语言的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化可能意味着更大的自由。这点残雪深有体会,“小说能够自由地表现,……在我最近的小说中,使用的单词大量减少,变得简单,重复的东西显得多了。我在设法从语言之中得到自由,从束缚中摆脱。”^[206]这种简单而又重复冗长的语言表达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使残雪更加轻松自如地精心营构她那于现实基础上的灵魂世界。正如她自己所说:“灵魂抓不着摸不到,只能存在于隐喻与暗示之下。当我用方块字来展示灵魂世界的时候,这些字就告别了以往的功效,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方块字是我的物质基础”。^[204]

对于残雪小说的语言特征,近藤直子给予了高度评价:“残雪女士的小说语言近似于诗的语言,能生动地感受到抗拒所有一切老套路,并想要打开通向无限的突破口的那种无止境的运动和其解放感,一个个的描写惊人的鲜明强烈,留下了浓郁的余味。有一种直接接触到生命湍流的感动,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漂流在比做梦更像梦的不可思议之场所的心境。”^[206]

三、携手共进灵魂的城堡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认为,作品只有被他人阅读时才是存在的,阅读是被引导的创作,或是创作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残雪则进一步认为,创作和解读都是在做同一种事情,那就是灵魂的探索。相对而言,残雪是当代作家中对阅读看法比较多而对读者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位作家。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坚持为“小众”而作的作家,因为她在创作时只考虑与自己同水平的、同类型的读者。而这样的读者必须具备这样一些素质:

“他应当受过一定的现代艺术的熏陶,并具有较敏锐的感觉,因而可以冲破中国传统审美观对自己的钳制,在阅读时进入某种自由的空间,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艺术形式感的人;他应该可以彻底扭转传统的、被动的阅读欣赏方式,调动起内部的潜力,加入作者的创造,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丧失想象力的人;他应该在脑子里彻底清除‘文以载道’这种古老文学样式的影响,像看三维画一样对作品、仅仅只对作品作长久的凝视,在凝视过程中去发现内部隐藏的无比深远的结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具有虚无纯粹境界的人;他应当具有自审的精神,因而能顺利地破除那种以外部审美的定势,从相反的方向试图进入作品,也就是说,他是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现代人;他应该用‘心’而不是光用眼光来阅读,这样,他的阅读就不会停留在遣词造句的表面,他的阅读会穿透词语进入核心,这时他将发现词语有着他平时从未发现过的功能,这些功能完全不同;他也会发现,残雪小说对词语的讲究是一种反传统的讲究,也就是说,他是懂得语言的现代功能的人。”^[207]

残雪认为,在现代艺术中,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是共谋的关系,读者必须参加创造,作品才会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成立。“现代艺术的阅读之所以同现实主义有这么大的区别,还是由作品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作者所追求的是人性的永恒,是生命形式的完美表达,而作品本身永远是阶段的,无法最后完成的,所以创作的语言具有那种排斥一切读者的倾向。也就是说,作者要排斥的是自身的肉体,是一切的世俗。但这肉体、这世俗又正好是灵感的发源地,这又建立了为读者进入的宽广通道。当然那通道又是不能让人们顺利进入的,人必须同自身的常识搏

斗,才有可能看到那种异质的风景,属于人类婴儿时代的风景。”^[298]残雪一直自信自己的文本不会丧失写作与存在的意义,因为“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对自身现状不满的读者,他们要叩问灵魂的城堡,要深入探讨不可思议的人性,因而会与残雪的文本产生心灵共鸣”,^[292]正在这个意义上,残雪期待着同谋者的出现,以携手共进灵魂的城堡。

残雪坦言:“我写这种小说完全是人类的一种计较,非常念念不忘报仇,情感上的复仇,特别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计较得特别有味,复仇的情绪特别厉害,另一方面对人类又特别感兴趣,地狱里滚来滚去的兴趣。”^[292]这里,残雪的艺术复仇显然是针对小说的外部世界,为此她执着于人的内心灵魂的探索。但这对整个艺术创作来说思想未免显得过于狭隘,这种极端的艺术形式导致作家主观思想过度介入小说中,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小说客观意义的消解。从这个意义来看,残雪崇尚纯文学和精神思想艺术结合的创作思想是带有很大局限性的,然而,可能正是这种局限却成就了残雪小说的独特性和独创性。

以上通过对《为了报仇写小说》这部访谈录中残雪创作观念与写作方式的简单梳理和评说,对残雪小说的创作思想得以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这对解开“残雪之谜”未尝不是一条捷径。但也要清醒:残雪的创作谈是探寻残雪小说迷宫的一条通道,但决不能迷信这是唯一的道路。要真正揭开“残雪之谜”,关键还在于对残雪小说文本的解读,关于这点,相信残雪本人也不会持有异议。

参考文献:

- [1]戴锦华.残雪.梦魇萦绕的小屋[J].南方文坛,2000,(5).
- [2]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 [3]残雪.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 [4]残雪.残雪自选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 [5]赵玫.先锋小说的自足与评泛[J].文学评论,1989,(1).
- [6]季红真.众神的肖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7]赵学勇,王建斌.“先锋的堕落”——重读残雪的小说[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责任编辑:曲晓红

Soul Touching Writing

—Can Xue's Novel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Novel for Revenge

Zhao Ziyun

(School of Art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With her distinctive creation philosophy and expression mode, Can Xue has built up many labyrinths, placing many hurdles in readers' understanding. Aiming at solving the riddle of Can Xue, the paper unravels her novel philosophy by interpreting and analyzing her interview record about novel creation Writing Novel for Revenge.

Key words: Can Xue; novel; soul